

想像力就是您的超能力

將生成式AI融入歷史教學的心得 想像力就是您的超能力——

成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張哲維

人生往往不乏挑戰與挫折，它們迫使我們在不得不的情境裡，去學習陌生的技能。當時只覺得無可奈何，然而事後回望，才會明白，那些看似沉重的困境，其實是命中注定的意外。

在德國攻讀學位的那些歲月，我的日子總是沉浸在厚重的德文文章、潦草難辨的手寫回憶錄，以及繁複的外交檔案之中。那不是單純的閱讀，而是一場與語言、文化與記憶搏鬥的長跑。非母語的隔閡、難以辨識的筆跡、龐雜的資訊，加上若不深入脈絡便難以理解的歷史概念，都使閱讀成了一場消耗耐力的持久戰。那是一段艱難卻深刻的時光，文獻資料如同海浪般不斷拍擊而來，我時常被壓得喘不過氣，耗費大量心力在字裡行間的摸索與整理上，卻仍難以在書寫時，將所讀所學順暢地化為論文中的養分。

為了不在這座由德文史料堆砌的迷宮裡迷失，我開始強迫自己養成一些習慣：在每次閱讀後留下心得，隨時捕捉稍縱即逝的靈感，學習結構化查詢語言（SQL），把龐雜的內容轉化為條理分明的結構；透過標記與索引，我為散亂的資料編織出一張可回溯的網，一點一滴地搭建起一座專屬於自己的研究資料庫。這些數位人文工具，成為檢索過去所思所想的路徑，雖然它們並非史學研究的方法，卻能成為我與自己對話的索引——提醒我曾經走過的路，記錄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讓研究不至於在重重史料的迷霧中迷失方向。當時的我總覺得，這些與論文似乎無關的技能學習，是在浪費本就稀薄的時間與精力。然而，對一個非母語者而言，它卻是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繩。除了這條路，別無他法能讓我追趕上那遠遠超越非母語者僅憑文法所能掌握的學術挑戰。當時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勉強支撐自己不致停滯的掙扎之舉。然而誰能料到，正是這些看似與研究本身無關的摸索，最終竟化為日後將生成式AI融入歷史教學的伏筆與基礎。

一開始，我只是想像著，若能將工廠流水線的方式運用到歷史研究中，是否就能讓繁瑣的過程變得更

為清晰有序。於是，我嘗試將研究的流程——拆解，再讓每一個環節交付給數位化。閱讀雖然常因瑣事而中斷，但當進入書寫之際，效率卻因此顯著提升。史料內容可以數位化，閱讀時的筆記可以數位化，資料的整理與索引亦能數位化。如此一來，研究者不必再背負龐大的記憶負擔，當需要檢索與書寫相關的素材時，也能快速而準確地找到，不致遺漏。於是，錯字、格式、反覆查找等枝節瑣務，便不再成為書寫思緒的絆腳石。這些數位化的嘗試，從來不是為了削弱研究的深度，而是為了將人從繁瑣中解放出來，把有限的心力專注於最核心的所在——思考。

然而，當生成式AI的出現，將這些數位化的流程推向另一個境界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技術進步的力量，能夠突破過往思考的瓶頸。AI不僅僅是節省時間的工具，它更讓那些原本需要耗費無數心力的步驟，逐漸具備了自動化的可能。它能協助快速比對與檢索，能檢查與潤飾文字，甚至能即時提供語言上的輔助，使外語史料的閱讀不再艱澀。對研究者而言，這樣的改變，猶如卸下了長久以來沉重的記憶行囊，讓旅人能以更輕盈的步伐，專注凝望前方的遠景。當我們能夠站上巨人的肩膀，就更容易攀上知識的高峰，眺望更遼闊的邊界。AI不是取代我們的思考，而是化作背後的暗流，默默推動著研究之舟，使我們得以擺脫瑣碎的羈絆，把有限的心力投注於最根本的使命——讓思考更為深邃，讓問題更為開闊。

原本天馬行空的想像，因與AI時代的浪潮不期而遇，反而成為我將生成式AI延伸至歷史教學的契機。過去我總以為，身為教師的使命，是將知識完整地傳遞給學生，就像把一壺水倒進另一個空瓶。然而，漸漸地我意識到，知識從來不是單純的內容移轉，而是方法上的啟蒙，更是想像力的觸發。與其讓學生被動地接受，不如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變化，學會運用新興的數位工具，將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加以優化，使之更省心力、更具效率。從整理資料，到活化思考、捕捉靈感，再到將零散的靈光

凝聚為有結構的思想，這一切不再只是技巧的操練，而是一種自我心靈的鍛鍊。當學生能夠把個人生命經驗的關懷，與嚴謹的學術研究相互交織，最後寫出一篇能觸動人心的文章時，那份成就感遠比單純的背誦史實更為深沉。歷史的學習，從來不只是記住年代與事件，而是理解人類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一代又一代地傳承，理解歷史學家如何在記憶與敘事之間，讓讀者從中尋覓出個人的生命意義。

這些經驗讓我認識到，科際分野只是後來因為研究需要而劃出的界線。人文精神始終是科學發展的驅動力，而生成式AI的出現，正讓過往的界線逐漸鬆動。透過AI的輔助，讓更多人得以跨越傳統的障礙，更快、更容易地接觸到專業知識。當然，真正要達到學術研究的水準，仍需紮實的基礎功夫與訓練，但學習的門檻已被悄然降低，學習的速度也因工具而被放大。然而，這樣的理想仍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前提：學生必須願意正確地使用AI工具。若只是為了應付作業、敷衍了事，再高科技的工具也終將淪為空殼。因為技術本身不會自動轉化為智慧，唯有在誠實面對自我的學習，並尊重知識的基礎之上，生成式AI才能真正成為放大思維的助力，讓人走得更遠，也看得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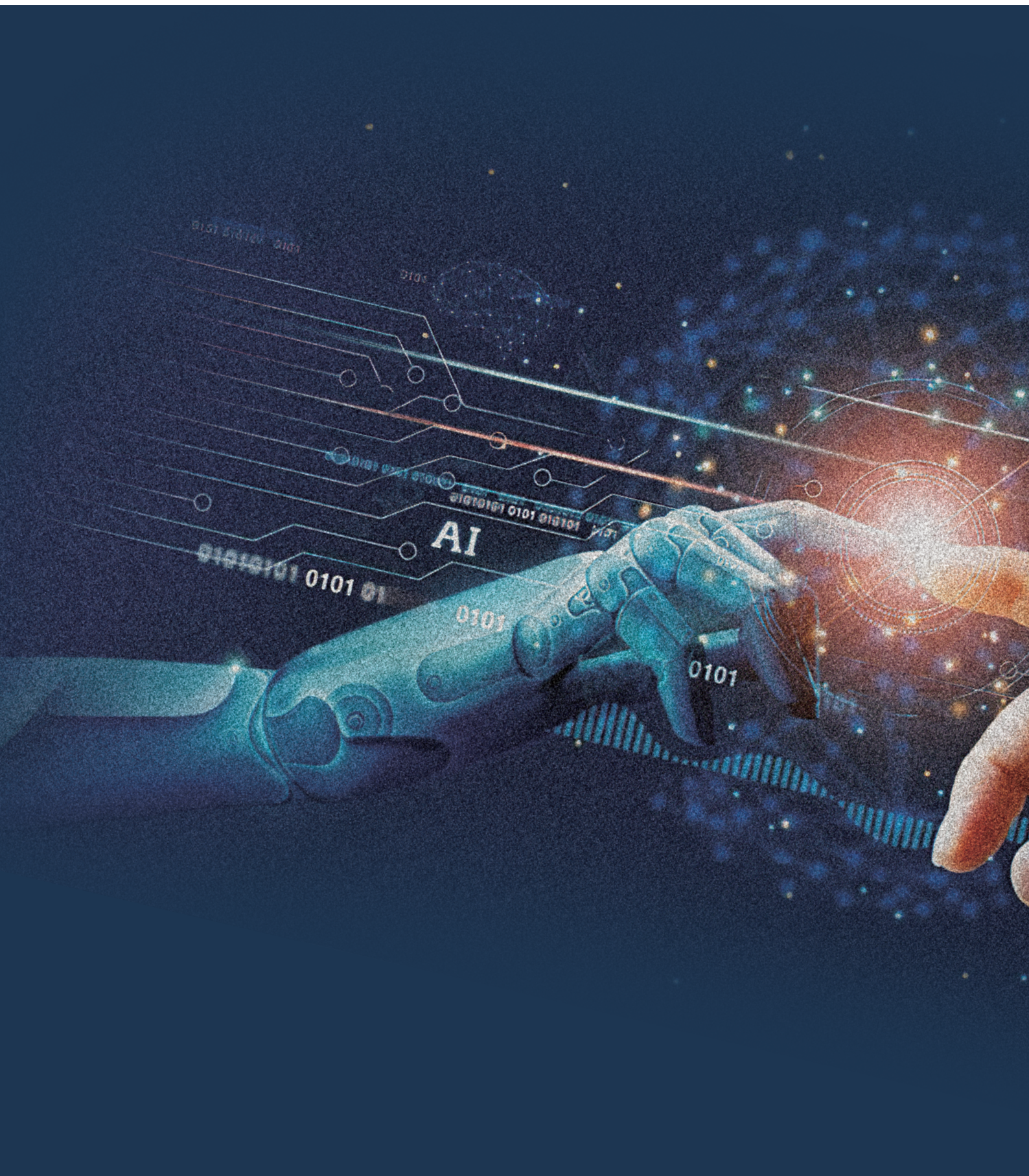
在教學現場，這種差異尤為鮮明。於歷史系的專業課程中，學生們對歷史懷抱真摯的熱情，卻在數據概念、電腦基礎與資料整理方面顯得相對薄弱。他們的靈感與創意時常令人驚艷，但缺乏能將思緒落實為成果的方法。相對而言，在通識課程裡，來自理工與生醫領域的學生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氣質。他們對歷史抱持濃厚的業餘興趣，並具備良好的數據素養與工具運用能力，然而在如何活用歷史知識、理解歷史背後更深層的脈絡時，卻顯得力有未逮。兩者若能互補，便能在引入生成式AI工具的情況下，激盪出更多跨域的火花。未來的世界，不僅需要跨域的合作與源源不絕的想像力，更需要能夠回應社會需求的實踐。而這一切的核心，其實都在於「溝通」。人與人之間能否跨越語言與專業的藩籬，是否能真正分享彼此的想法與情感，將最終決定AI能否成為推動教育與研究的真正力量。





這使我愈發明白，知識原本就是一個整體，所謂的科際分野，不過是後來因研究之需而劃下的界線。人文精神始終是科學前行的原初動力，而生成式AI的出現，正悄然鬆動了這些既有的疆界。藉由AI的輔助，更多人得以跨越傳統的門檻，更快、更容易地觸及專業知識的殿堂。當然，若要真正抵達學術研究的高峰，依然需要紮實的基礎與嚴格的訓練，但學習的門檻已在不知不覺中降低，學習的速度亦

因工具的推動而被倍數放大。那條曾經需要漫長跋涉的專家之路，如今在AI的助力下，化作一艘順流而下的輕舟，載著研究者以更輕盈的姿態駛向更遼闊的邊界。而真正推動這艘舟前行的風帆，正是人類的想像力。當AI使學習變得更為容易之時，人們便更能將想像力化為可實踐的可能，讓思想不再止步於抽象的思維，而是轉化為現實世界中的行動力。



A close-up of a hand holding a glowing digital interface. The interface features binary code (0s and 1s) and circuit-like pattern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 space filled with stars and nebulae. The hand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left, with fingers gripping the edge of the glowing screen.

回望這些年的經驗，我從未想過，當初在德國圖書館裡苦苦掙扎的自己，會與今日的AI時代連成一線。那些曾令我焦慮不安的挑戰，最終都化為契機，提醒我：真正的力量，不僅來自技術與工具，而是來自人類的想像力。生成式AI的出現，不過是將這份潛藏的能力放大，讓我們得以望見更廣闊的天地。它使我們卸下負擔，專注於思考，並在跨域合作中開啟新的篇章。

就像兒童彩色筆廣告詞所說的：「想像力，就是您的超能力。」生成式AI正如孩子初次握住的畫筆，如何善用它來揮灑創意，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當我們懂得善用工具，願意敞開心胸與他人交流，並將生命經驗轉化為文字與行動的力量時，無論是在研究、教學，還是在社會的發展中，我們都能成為推動改變的人。這不僅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更是AI時代對歷史學的召喚——它標誌著史學研究方法上的「典範轉移」。如同歷史的新轉捩點，提醒我們：未來的篇章，正由我們此刻的想像落筆。